

富贵人欲，以道得之

一一《论语》中关于孔子的财富观

孔子说：“富与贵，是人之所欲也”，“贫与贱，是人之所恶也”（《论语·里仁》），这里把“喜富恶贫”说成是人的共同心理，而不论“君子”、“小人”。这句话如果不接近真理，至少也接近真实。孔子的内心也是喜爱财富的。他说：“富而可求也，虽执鞭之士，吾亦为之。”（《论语·述而》）一一“财富如果可以求得，纵是拿着鞭子做市场的首门卒，我也去干。”孔子个人的物质占有应该还是比较富裕的，这从他“食不厌精”、“脍不厌细”的生活习惯可以得知。

既然一切人都有“喜富恶贫”之心，那么，治理国家，就理应从富民着手了。孔子正是这个主张。他的学生问他怎样为政治国，他说“足食”。（《论语·颜渊》）足食就是要多打粮食，而粮食在当时就是最重要的社会财富。他的学生问他国家人口已经达到一定规模以后怎么办，他说：“富之。”（《论语·子路》）冉求说如果让他治理一个国家，“比及三年，可使足民。”（《论语·先进》），孔子亦表示认可。孔子深深懂得，不这样做不行啊，“四海困穷，天禄永终。”（《论语·尧曰》）民众穷困，政权就不保，这可是老祖先的遗训哪。

但是，求富有一个怎么求法的问题。在孔子看来，求富重要，求富的方式比求富更为重要。不论个人还是国家，都只应按正当的方式求富，即必须合乎“道”。

孔子说：“富与贵，是人之所欲也，不以其道得之，

处也。贫与贱，是人之所恶也，不以其道得之，不去也。”（《论语·里仁》）意思是说：“富足与尊贵，这是人人所希望的，但如果不用正当的方法取得它，就不能接受。贫穷与卑贱，这是人人所厌恶的，但如果以不正当的方法摆脱它，就不去摆脱。”那么，什么是正当的求富方法呢？怎样的求富才能合乎“道”呢？孔子认为，关键在于符合不符合礼和义。符合礼义的，就去争取，不符合礼义的，就放弃。“不义而富且贵，于我如浮云。”（《论语·述而》）要把不义的富贵看作过眼的浮云一样，无动于衷。

孔子把富贵贫贱与道紧紧地捆在一起，一切以道为标准。合乎道的，你就应

该争取，不争取不对；不合乎道的，你就应该放弃，不放弃更不对。孔子说：“邦有道，贫且贱焉，耻也；邦无道，富且贵焉，耻也。”（《论语·泰伯》）——“国家有道而兴旺昌盛，你自己贫穷卑贱，这是耻辱；国家无道而腐败黑暗，你自己却发财做官，也是耻辱。”这句话进一步说明，孔子绝不是一味地反对求富，他甚至鼓励求富致富，关键在于要有道。

孔子这种在有道的前提下求富的思想，往往被后人忽略，他的安贫的思想，却备受后人推崇，这真是一个历史性的疏忽。我是怀疑这里有一个主观故意，历代统治者的主观故意。民众女贫，多好统治！民亦求富，我富何求？

孔子的这种礼义在先，有道求富的理论，在当时的意图和作用只能是消极的，但通过两千多年的时间过滤，我们应该从中汲取一点积极的东西出来或赋予一点积极的东西进去。抛开孔子的本意不说，给礼、义、道以符合时代的诠释，对于今天人们的经济行为，应该是有一定警示作用的。如果大家都能在法律、道德、良心的前提下求富致富，这个世界将是多么美好。

孔子的经济学里，不仅有强烈的伦理的成分，还有强烈的宿命成分。依据他的观点，人们在有道的前提下，要积极地追求财富，但能不能追得上，就不能由人们自己说了算。用他的著名的话来说就是：“死生有命，富贵在天。”（《论语·颜渊》）因为贫富决定于“天”和“命”，人就不可以强求。因而就只好安贫知命。“饭蔬食，饮水，曲肱而枕之，乐亦在其中矣。”《论语·述而》这就有点可悲了。